



旅游汉语中的地名教学路径研究 ——以北京地名为例

姜昊辰

(西安外国语大学汉学院·中亚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 本文聚焦旅游汉语中的北京地名的教学路径探讨, 通过对北京地名语言特点与文化因素的分析对北京地名教学的意义、内容、教学原则、教学模式展开讨论, 目的是拓展旅游汉语教学的有效路径, 从而帮助留学生熟悉并掌握北京地名及其所蕴含的汉语文字知识, 深化对北京地域文化的理解, 为旅游汉语教学及中华文化传播提供新角度、新路径。

关键词: 旅游汉语; 北京地名; 语言文化; 教学路径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8日

中图分类号: H102

通讯作者: 姜昊辰, 西安外国语大学汉学院·中亚学院

A Study on Teaching Approaches for Place Names in Tourism Chinese: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Place Names

Jiang Haoche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School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exploring teaching approaches for Beijing place names in Tourism Chinese.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factors of Beijing place names, it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content, teaching principles, and instructional models for teaching these place names. The aim is to expand effective teaching approaches in Tourism Chinese, thereby help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familiar with and master Beijing place names and the associated Chinese language knowledge,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Beijing's regional culture, and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approaches for Tourism Chinese instruc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Chinese for Tourism; Beijing Place Names; Language and Culture; Teaching Approaches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以及国内旅游行业的回暖,专门用途汉语中旅游汉语教学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旅游汉语作为专门用途汉语(ESP)的重要分支,是以满足海外学习者来华旅游交际需求为核心,融合语言技能训练与文化传播的专项教学体系,核心作用是帮助学习

者提升旅游过程中实用交际能力,同时以语言为载体搭建感知中华文化的桥梁。鉴于此,旅游汉语在知识和文化传播方面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来华的留学生,对海外游客同样承担着传播汉语与优秀中华文化的重要职责。外国友人来华旅游时,地名是他们必须要接触的事物,既关系到游客旅游的具体场所,又关系到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次感



受。但遗憾的是,目前旅游汉语教材更多的是对地名和景区名称作为地理实体的简单介绍,很少从音形义及其文化内涵方面进行挖掘,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以及政治和文化中心,其地名既有历史上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因素(如蒙汉融合因素的“胡同”),又有一些与时俱进的地名,如北京的商务中心“国贸”,其所在的“大北窑”片区曾是明清皇家砖瓦窑场,承载着老北京的手工业文化记忆;如今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标志性地标,汇聚了全球企业与全国各地的文化元素,既见证了北京从千年古都到国际大都市的历史变迁,又成为展示当代中国发展成就与多元文化融合的窗口。对北京的地名的掌握,可以使游客和汉语学习者快速地了解中国核心的地名以及其背后的文化。基于此,本研究尝试以北京为例,将其与专门用途汉语中的旅游汉语教学相结合。本文地名材料以“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的数据为主,配合文献分析和实地走访,分析北京地名,并探讨国际中文教育中地名教学教什么、如何教这两个问题。

二、北京地名的语言特色及文化内涵

(一) 北京地名的语音特点

北京话在现代汉语中地位突出,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只是去除了北京特有的方言成分。在北京地名中,某些地名词会带有明显的地域或地名领域的色彩,如有的地名读音、意义仅存于地名中,有的地名用字在汉语常用语词以及其他地区的地名中很少见到。这些地域特色极强的地名,展示出了北京地域文化中独有的“京味儿”。北京地名中,口语中最有特色的是通名的儿化。杨建国(2018)指出,京味儿语言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词尾的“儿化”,其中有些是有规律可循的,有些是约定俗成的。北京地名中的儿化大都是约定俗成的,仅存在于口语中,标准地名中很少写出“儿”^[1]。例如:

礼士胡同儿 [lǐ²¹⁴ ʂɿ⁵¹ xu³⁵ t³⁵ ‘ur⁰]

演乐胡同儿 [ian²¹⁴ y⁵¹ ɛ⁵¹ xu³⁵ t³⁵ ‘ur⁰]

也有一些地名专名中写出“儿”,但仍是儿化韵,并非儿化,当地人实际交流中都直接卷舌,例如:

茶儿胡同 [t³⁵ ʂ³⁵ ‘ar³⁵ xu³⁵ t³⁵ ‘ur⁰]

帽儿胡同 [maur⁵¹ xu³⁵ t³⁵ ‘ur⁰]

除上述专名和通名外,其他需要“儿化”的常用通名包括“市”“门”“厂”“桥”“河”“楼”“庄”“山”“街”“庙”以及“园”。可见,儿化在北京地名中大量存在。儿化作为语音学习的难点,学生难学、难讲,外国游客交流有障碍,旅游汉语教学中应当尝试将其作为教学内容,教师可以教授一定的地名儿化规律作为额外的语音和文化教学内容,一来可以弥补学生日常交际中“儿化”听说的困境,二来可以作为开展专题文化教学的素材,帮助他们更好地在北京生活,拉进学生与北京地域文化以及中华文化的距离,帮助学生增强其文化适应能力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二) 北京地名的词汇特点

地名的核心结构遵循“专名+通名”的二元组合范式,通名承担地理实体的分类标识与系统归纳功能,用于区分山川、道路、聚落等不同类型的空间单元,北京地名通名分自然地理通名和人文地理通名。前者出现次数较多的有“沟、河、峪、山、岭、泉、湾、湖、洼、海”等,后者出现字数较多的有“村、街、庄、胡同、营、巷、里、厂、庙、屯、场”等。专名则是地名的个性化标识,承载着特定区域的自然地貌、历史事件、民族融合或人文习俗等独特信息。在李如龙先生的《汉语地名学论稿》中,地名的命名方式大体划成描述性、记叙性、寓托性地名三类,描述性地名着重描述地理上的特征,反映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例如房山区、前门等;记叙性地名着重描述人文地理相关情况,包含器物、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相关内容,例如高碑店、南锣鼓巷等;寓托性地名携带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有着厚重的情感内涵,例如张自忠路、五四大街等。

在此基础上,汉语地名在长期使用中演化出四类典型衍生结构:一是通名固化型,部分“专名+通名”组合经历史沉淀后,原通名逐渐失去分类功能、固化为专名的组成部分,形成“专名+通名+通名”的叠加结构,如“高粱桥路”“森林公园”“驸马庄村”;二是纯专名型,省略通名部分、直接以专名指代地理实体,这类地名通常因使用



频率极高而被广泛认知,如“南堂”“三间房”“东四”;三是限定附加型,在基础结构的专名或通名前后添加方位、数字等限定成分以明确空间范围,可分为前附加(如“北苑”“西四”)与后附加(如“垡头”“河沿”)两类;四是多级递归型,由多个“专名+通名”模块串联嵌套构成,是基础结构的递归组合,多用于指代层级复杂的复合地理实体,如“清华附中”“金中都太液池遗址公园”。根据北京地名的命名途径可以得出,教师开展教学活动前,应对北京地名的基本面貌与特性形成一定认知,这样在汉语教学里才能精准掌握教学重点,教师可以尝试着将汉字字形、具体含义跟文化元素相结合,帮助学生更高效地学习语言内容,从而更全面地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意蕴。

(三) 北京地名中的文化内涵

北京的地名承载着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其命名方式最能彰显文化内涵,其中蕴含着人们对事物的基本认知与思维模式,本节将尝试以举例的方式解读北京地名的文化内涵。

地名中有的是描述性的地名,主要以地形、天气、形状、方位命名。除了以形状命名与人工建筑存在一定的联系,其余三个都主要是与其自然地理因素相关,基本上都是对于自然景观的描述,反映了人们所处地区的生存地理环境。例如:

“前拐棒胡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南部,全长282米,宽3米,整体呈S型曲折形走向,因其形状似一拐杖而得名。

前门为北京正阳门的俗称,是明、清都城的正南门,因其位于紫禁城和皇城的正前方,所以也称作“前门”,建造至今已有600年的历史。

记叙性地名的在种类上数量是最多的,包括以器物、事物、官爵、动物、植物等共计十六类,此类地名多与人文地理相关,充分反映出了北京地区悠久的历史、多彩的文化以及人文地理特征,例如:

“烟袋斜街”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因街内有一经营烟袋的店铺,生意兴隆,并制一大烟袋幌子,招揽顾客,胡同由此器物而得名。

五棵松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该地名由民间约定俗成,该处原有清提督邵英墓地。墓内种植了五颗松树,故名,其周边地区都泛指五棵松。

牛街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此地为北京最大的回族聚居区,因回民中多从事养牛、贩牛、屠宰及售牛肉行业者,故名。

内务部街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因民国时,北洋政府内务部在此地,故名。

最后是寓托性地名,此类地名数量最少,只有人物、意愿、历史和神话传说三类,主要体现了人们的思维、认知方式以及思想观念,反映了人们心中的愿景,具有浓厚情感色彩和纪念意义。例如:

“张自忠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是中国抗战时期在前线牺牲的官阶最高的将领,因纪念其因抗日光荣牺牲而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卢沟桥”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始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据《南惠济庙碑文》记载,清政府在卢沟桥以下至狼城河筑堤后,赐名为永定河,并封为河神。因寓意使河道永久安定,造福民众,故名。

三、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北京地名教学建议

上文中我们已经对北京地名的语音、词汇和文化内涵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本章重点考察国际中文教育中地名教学的意义、可行性、教学模式、原则标准、内容要素和方法路径。

(一) 北京地名教学的意义及可行性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及科创中心,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吸引了大批外国友人前往北京发展。根据我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于2025年6月12日发布的公告显示,自2025年6月中旬起,我国对55个国家的旅客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新政。新政策有效增加了入境旅游及中转旅客的逗留时间。同时,北京长期占据全国留学生数量首位。因此,旅游汉语中北京的地名较多。通过对北京地名的教学,不但可以让学生提高听说能力,还可以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北京这座历史古都蕴藏的文化内涵。

(二) 北京地名的教学原则

将地名教学引入中文课堂,需制定与其相关的教学原则。刘珣(2000)提出了九种教学原则,这九种教学原则是国际中文教育教学中的通用性原则。在地名教学中除了这九个原则,还需要一些适配其教学特点的原则。对留学生而言,地



名学习能够拓展并关联过去学习的汉语知识,进而增进对地域文化的认知。但是教师也应当避免教学一些用字生僻、实用性不强、文化内涵不足的地名。因此北京地名教学需遵循的教学原则包括:实用性原则、科学规范性原则以及典型性原则。

“实用性”在地名教学中主要以地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出现次数为标准。该原则可以分为绝对实用和相对实用两种标准。绝对实用的地名一般为一个城市中的景区景点等具有一定区域代表性的地标建筑,以及一些公共设施,比如学校、警察局、医院等普遍认知下存在的地名。而相对实用则要以人所在的位置为基准,比如一个学生,他的活动范围一般就固定在学校内或学校周边,这时候如果仅仅是教学生“故宫”“颐和园”等绝对性实用的地名时显然是不够的。教师可以从学生的活动范围入手,找到一些学生经常去的地方以及附近存在的街巷、地铁公交、小型文化景区入手进行教学,这些都是学生最熟悉、去往频率高的地方,就可以给学生很强的代入感和沉浸感,理解学习起来效率也会更高。“实用性”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考虑到地名的语料是否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学生是否会使用以及在生活场景中的复现率如何,只有将所学到的地名投入到生活中使用,才是成功的地名教学。

“科学规范性”主要涵盖两个方面:其一为语言运用上的科学性,其二为文化内容选取的科学性。在语言使用方面,教师教授学生地名过程中要有规范的发音。如“孛”这个字在《新华字典(第十二版)》中只存在一个读音“bèi”,但是在北京地名“孛罗营”中,该字的发音为“bó”留学生学习此类地名时易产生发音偏差。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某一些存在文白异读现象的地名本身就拥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或者较高的知名度,此类地名教学与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研究认为这类地名是可以进行教学的,因为这类地名的读音就带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比如大栅栏,普通话的文读音为“dà zhà lán ([ta51 tʂa51lan35])”,但在北京白读音中为“dà shí lánr ([ta51 ʂl 35 lɑ 451])”。在北京话中,“栅”(shí)的读音源自中古汉语《广韵》中的shàn,意为“篱栅”,即“篱笆”。经过口语弱化与脱落,形成了“shí”

的懒音,因此被当地人称作“大什烂儿”,并广泛用于地名、公交报站和导游口述。透过这种文白异读现象,学生可以看到背后的文化内涵,思考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但是这种例子不需要教学过多,只需要教一些代表性比较强的建筑,让学生理解这些建筑背后的文化内涵即可。文化方面的“科学规范性”则比较好理解,即教师在进行地名文化教学时,面对历史来源见解不统一的情况时,应当选择学界普遍认同、权威的主张作为教学材料。例如“胡同”一词的由来有很多的说法,目前较为主流的观点是借自蒙古语中quduγ [χ u t u b]一词,意为“水井”,是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带入汉语的借词,后经语音演变形成“胡同”的写法与读法,是民族之间融合的产物^[2]。另有“汉语本土说”认为该词在汉语中早有记载,仅历代写法不同。在此情形下,教学应遵循“核心讲共识、拓展提争议”的原则,即将学界影响力最大、证据最充分的蒙古语借词说作为基础内容讲授,同时简要说明存在不同学术观点,既保证知识传递的准确性,又体现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与开放性。这种文化内容选择层面的科学性,旨在确保教师向学生传递普遍且权威的文化信息,同时培养学生尊重学术多样性的理性认知^[3]。

“典型性”指地名教学中教师应当选择的最能体现一个城市文化特点的地名,并优先将其用于教学实践。一个城市的地名往往会有一定的层次性,以北京为例,其层次由大到小为:环路——大街——路(街)——胡同(巷)。留学生学习地名时,可以从一个城市中最具代表性和地方特色的地名学起。就北京而言,最具典型性的地名当属胡同^[4]。故教师可将胡同设为独立的地名教学专题,以胡同地名为切入点,引导学生认知胡同文化。北京现存数量众多、形态各异的胡同,学生可通过主动探寻、走进胡同,实现汉语的能动性学习。除此之外,也可以加入其他的专题教学,例如“北京的城门”“九坛八庙”“北京的园林”“北京的条”等,让学生充分感受中式建筑之美,感受中式文化。简而言之,典型性原则即选取一个城市中最典型的文化内容,这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与亲切感十分有益^[5]。

(三) 北京地名的教学模式与方法



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均在特定教学理论的指导下生成,两者也是连接教学理论与实践的媒介。北京地名的教学模式与方法主要包括:语音、结构、功能与文化相结合、讲授与实践相结合、以任务为导向设计教学以及运用文化对比四类^[6]。

一是“语音、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该模式主张以语音和结构为纲、以功能为目的,并将文化引入汉语教学中。对于北京地名教学来说,语音主要是指北京地名中特殊读音(如文白异读)以及儿化现象的教学,这也是地名教学中语音方面的难点所在。结构即地名的组合方式,专名及通名的用字,以及一些具有北京特色的地名,这也是学生在初级阶段接触学习地名时,需要所掌握的部分^[7]。在学习完成之后,学生应当掌握地名的组合方式和用字的识记认读,了解附近的地名情况。在功能方面可以做到问路或自行使用手机搜索地名,尝试规划路线。到了学习的中后期,教师可以引入一些北京特色地名,引发学生思考,四位一体引导学生完成学习。这四者结合起来,可以帮助学生迅速融入到目的语环境中,对北京的地理概况和分布产生初步认知,提升其生活能力和独立出行能力^[8]。

二是“讲授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主张除了教师在课堂上的讲授以外,鼓励学生走出课堂,亲身实践去感受北京的地名文化。教师如果仅仅在课堂一味地讲解地名以及地名文化,无疑是非常枯燥乏味的,这会大大消磨学生的学习兴趣^[9]。教师多可以设计一些课堂练习,比如问路,教师可以提问:“附近的超市有哪些?在哪里?”让学生回答,学生之间也可以互相提问,教师在进行此环节的时候可以出示一张地图辅助学生。在文化学习方面,教师除了口头讲解,也可以布置专题任务,诸如上述提到的“北京的‘九坛八庙’”就可以作为实践作业,让学生自行选择一到两个地点进行探索,了解背后的文化,可以通过拍摄VLOG,制作PPT等方式进行汇报,交流学习^[10]。

三是“以任务为导向设计教学”。这一点本研究参考了由文秋芳(2015)所提出的产出导向教学法。该教学方法强调学生学习的有效性,以学生学习的产出成果来衡量教学目标是否实现,提倡“学用一体、文道相融”的教学理念,并通过

“驱动、产出、评价”的教学流程来提高外语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关键能力。教师需要在课堂中构建交际场景,布置任务让学生尝试完成,激发其学习欲望,段炼其语言产出的能力。有关于具体的任务,本研究目前想到的是设计旅游路线和攻略,教师可以让学生设计诸如网络平台上的旅游攻略,具体题材不限,可以按照地铁线路出行设计,也可是骑行路线或CityWalk路线,设计好后可以上来汇报展示,同学们提出修改意见。课下确保学生有足够的机会练习和使用语言,同时通过评价来监控学习进度和调整教学策略。这样的教学设计有助于他们在真实语境中有效使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最后一点为“运用文化对比,培养思辨能力”。在进行北京地名文化因素教学时,不同文化的相似点与不同点都会对学生的学习产生影响。教师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的相似之处,引导学生去引导和同化当前学到的新知识,这种以学生熟悉的知识引入新知识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学生掌握新知识。因此,教师在教学中需将不同文化中地名的相似之处结合起来产生对比,使得学生主动思考,尝试对比目的语与母语,这不仅有助于培养思辨能力,还能提升文化敏感度。从通名来讲,美国有华尔街(Wall Street)、第五大道(Fifth Avenue)、66号公路(Route 66)等。这些地名都可以在北京地名中找到与之对应的通名,将两者进行比较,如王府井大街、春秀路等,这里需要比较。从地名专名来讲,英语中的地名的命名同样与汉语地名方式有着相似之处,比如“Ocean Avenue”(海滨大道)因其靠近太平洋而命名。而位于美国迈阿密的林肯大道(Lincoln Road)则更加容易理解,是为了纪念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而建成的。这些例子可以与诸如北京地名中的“朝阳门大街”“张自忠路”相类似,学生可以快速理解地名所承载的文化特色,无论在哪个国家、历经多久,都存在相似性。这种相似之处除了可以让学生快速理解北京地名的结构方式和命名来源,也可以使学生产生一定的文化认同感。除此之外,教师也要注意两种不同地名文化之间存在的不同之处。中西方地名中书写方式的明显差异首先反映在顺序排列上,我国书写



地址的标准采用自上而下的空间描述体系,即由大地名到小地名的顺序。而一些西方国家则是完全相反的,是由小到大进行过渡的。比如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1号,按照英语写法为No. 1, Dingfuzhuang Nanli,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从这类例子中,学生既能学习中国地名的书写规范,也能体会中外文化的差异。因此教师在教学中需注重文化对比,引导学生发现文化的异同。把握这两点,不仅有助于解决学生在文化适应中的部分问题,也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目的语社会,对日常生活大有帮助^[11]。

(四) 北京地名教学内容设计

在本小节中,本研究尝试分别对北京地名教学初级、中级、高级阶段进行了教学练习的构思与设计。具体教学设计如下:

首先,对于初步学习地名的学习者来说,最主要的目标是让其建立起对于地名整体结构的感知,了解“专名+通名”的基础结构,初步感知地名中的儿化。同时让学生可以做到模拟问路指路等简单的交际,可以正确书写地名中的常用汉字。对于初级阶段的学生来说,了解地名的结构和读音是本阶段的重点和难点。对于地名的发音教师可以一一呈现10个北京高频地名(天安门、故宫、学校附近的超市、医院等),教师可以先准备出这些地名的图片,贴在黑板上并标注拼音,采用教师领读到学生跟读再到个别学生抽查读的流程进行练习。而在儿化音的掌握上,教师可以先单独拿出“胡同儿”“门儿”两个典型例子,教师示范发音技巧(舌尖轻翘,气流从舌尖与上齿龈间挤出),用手比划舌尖位置辅助理解;播放北京本地人读“胡同儿”的音频,让学生对比模仿;组织“小火车”游戏,学生依次读“礼士胡同儿”“演乐胡同儿”等胡同名,教师及时纠正发音偏差。而在地名结构方面教师可以以一些典型地名(例如王府井大街、朝阳门等),用不同颜色的粉笔标注出专名和通名,并分别解释(专名是一个地方独有的名字,而通名则表示一个地方的类型),之后教师可以出示更多地名,让学生分组讨论,圈画出专名与通名,帮助其记忆与理解^[12]。

在后续练习上,主要以听力和交际练习为主。在听力练习上,教师播放提前录制的地铁报站音

频(包含之前所学的10个地名),音频中每个地名播报2遍,学生听到后迅速举起对应的地名卡片,对于易错地名,可以再次播放巩固。如果学生掌握较好,教师可以继续播放包含地名的简单对话,学生听完后至少要说出对话中提到的两个地名,具体例子如下:

A: 我们周末去故宫还是颐和园?

B: 去王府井大街吧,那里有很多商店。

对于交际方面的练习,主要集中于问路与指路两方面,教师可以先给出其核心句式,例如:

“XX在哪里?”

“在XX旁边/附近/对面。”

教师需要领读并解释词义,结合动作辅助理解(如“旁边”体两侧,而“附近”表示周围的一定范围),之后教师可以呈现某个街道的简易地图,教师扮演“问路者”,随机提问学生,比如“王府井大街在哪里?”,学生用所学句式回答,教师引导补充细节。最后两人一组结对练习,学生轮流扮演“问路者”和“指路者”,围绕地图中的地名进行互动,教师纠正句式使用错误和发音问题^[13]。

而进入中级阶段后,教师除了要让学生熟悉更多地名以外,要尝试让学生能够听懂北京地名的中的特殊读音以及在复杂场景下的地名相关对话,比如旅游推荐、景点讲解等等,同时能够自主规划简单的旅游路线并口头表述。而在文化感知方面,教师需要让学生理解地名背后的人文地理文化内涵,比如胡同文化,以提升文化感知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出示一些北京具有特殊读音的历史地名,例如“国子监、大栅栏、十里堡、积水潭”等,标注标准读音,教师领读,强调差异点(如“监”读jiàn不读jiān,“栅栏”读shí lǎn不读zhà lán),让学生分组对比拼音和日常读音的差异,讨论“为什么这些地名读音特殊”,之后教师进行解释:“这些是北京的老地名,保留了历史上的读音,是一种文化遗产。”而在地名文化探究环节,教师可以将学生进行分组,每组发放一份地名资料卡,内容包括地名由来,相关历史故事等。之后每组围绕“这个地名是怎么来的?背后有什么故事?”展开讨论,教师进行辅助,帮助学生理解难点词汇。之后每组派出一名代表简要汇报讨



论结果,教师可以补充相关的历史细节和文化背景。在技能训练方面,教师可以在地图中标注8~10个北京著名景点,让学校小组合作,规划一条“北京一日游”的旅游路线,教师可以提供一段句式模板和范例,协助学生协调语言,具体模板和实例如下:

“我周末想去_____和_____。首先,我会坐地铁__号线到_____,参观_____;然后_____去_____品尝_____;最后去_____,感受_____的文化。”

“我周末想去故宫和南锣鼓巷。首先,我会坐地铁1号线到天安门东站,参观故宫;然后去四季民福品尝烤鸭;最后在南锣鼓巷散步,感受胡同的文化。”

最后在汇报环节,教师可以进行提问(如为什么选择这条路线?),要重点关注地名使用的准确性、表达的连贯性和逻辑的清晰度。最后教师要进行听力方面训练,教师可以播放旅游博主的北京旅游推荐视频的片段,时间为1分钟左右,学生需要尝试记录提到的地名和推荐的理由,并尝

试复述。在学生复述完成后,教师要讲解其中出现的难点词汇和句子^[14]。

当进入到地名学习的高级阶段,学生则除了需要熟练掌握各类北京地名、撰写完整的旅游攻略以外,也要深入理解北京地名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理解中外地名的文化差异,培养其思辨能力和文化包容性。在地名文化解读方面,教师可以将重心聚焦于寓托性地名上,比如“张自忠路”“永定河”“五四大街”3个典型地名,教师要发放详细历史背景资料(如人物事迹、历史事件、地名命名初衷),让学生自主阅读。教师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引发学生思考,例如:

1. 张自忠路的命名是为了纪念什么?
2. 卢沟桥的‘永定’二字寄托了人们怎样的愿望?
3. 五四大街与中国近代历史有什么关联?

在中外地名对比方面,教师可以制作一张地名对比案例表,让学生仔细阅读,从命名方式、书写顺序和文化内涵上总结相同点和不同点,案例表如下:

表1 地名对比案例表

对比内容	中国(北京)地名案例	外国地名案例
命名方式	张自忠路(纪念人物) 拐棒胡同(形状)	Lincoln Road(纪念人物) Ocean Avenue(地理特征)
书写顺序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1号	No. 1, Dingfuzhuang Nanli,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文化内涵	胡同(蒙汉文化融合) 牛街(民族文化)	Wall Street(金融文化) Route 66(公路文化)

在学生讨论汇报后,教师进行总结,地名在命名方式上都有纪念人物、描述地理特征的类型;而书写顺序反映了中西方‘从大到小’和‘从小到大’的思维差异;在文化内涵方面,则与各自的历史、民族、社会发展相关。引导学生理性思考、对待文化之间的差异与相似之处。最后教师可以设置一个辩论环节,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辩论参考如下:

1. 地名是否需要保留传统读音?
2. 公交地铁报站时是否要增加儿化音?
3. 长地名是否应该简化?

以上便是本研究对于地名教学三个阶段的教学设计思路,在不同阶段对于学习者的要求不同。初级阶段侧重筑牢发音、了解结构并且掌握基础表达。而中级阶段则要拓展词汇、丰富场景并融入一定的文化内容。高级阶段则要深入到其文化内涵、培养学生的思辨以及文化包容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尽量将内容贴近生活,提升实用性与多样性,帮助留学生熟练运用北京地名开展日常交际与实践活



师可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反馈与地域文化新动态,持续优化教学内容与形式,让地名教学成为连接语言技能提升与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桥梁。

四、结语

本文从北京地名入手,对北京地名中的语音特点、构词规律、用词以及背后的文化意蕴进行了探究。之后对北京地名教学的具体方案提出了一些建议与教学的基本框架。本研究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着将结构、功能和文化结合,充分培养学生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为总目标去设计课程,希望能够设计出真正能够帮助留学生提升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地名专题课。让这些承载了丰富文化内涵的地名熠熠生辉,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 [1] 郭风岚.论北京地名文化的保护:以儿化地名为例[J].中国文化研究,2015,(1): 154-161.
- [2] 黄斐.文化语言学视域下的对外汉语地名教学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0,19(13): 120-121.
- [3]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上(增订七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4.
- [4] 吕馨瑜.上海地铁站名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应用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23.
- [5] 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M].上海:上海教育

出版社,1998.

[6] 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7] 石慧敏.“旅游汉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课题[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1,(4): 19-25.

[8] 唐黎标.北京地名与地域文化[J].中国地名,2017,(10): 20-21.

[9] 文秋芳.构建“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47(4): 547-558, 640.

[10] 尹钧科,孙冬虎.北京地名研究[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11] 杨建国.文化语言学视域下的北京地名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2] 张燕来.北京地名的语言学考察[D].北京语言文化大学,2000.

[13] 张清常,张小华.胡同及其他[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4.01.

[14] 郑昕.作为旅游汉语课程拓展教学的中国地名教学——针对汉语水平中高级留学生[D].广西民族大学,2016

作者简介:姜昊辰(2000-),男,汉族,北京人,西安外国语大学汉学院·中亚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二语学习动机、旅游汉语。